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十四

列傳一百六十五

朱衡

潘季馴

王宗沐

劉應節

徐枋

劉東星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九溪婺源二縣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登萊青三府地瀕海設軍戍守比邊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富民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且并開青州以西之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二百年防維一旦撤廢頃者南方倭患後事之

師也禁之便從之明年召為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
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
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衛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漕衛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
應期所開新渠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
城故趾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
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渠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而河
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新河太淺衆濡勞費不肯不
如濬舊渠便由是不合衛持議蓋堅引鮎魚蘆沙堵
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通飛雲橋決口衛身督

工勅罷曹濮副使柴濂吏卒不用命者重法絕之浮
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上疏言狀詔遣給事中河
起鵬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于是朝議紛
然謂工不可成起鵬初主衡議至是其說亦變與給
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
止渠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新河至南陽
通行無阻未幾李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
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
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
堤而捍群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

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
疏曰先臣宋禮濟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
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舊橋牒
以南稍啓立潤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牒挑淺
苦于力役者百六十年于茲矣屬者改鑿新渠遠避
黃流舍平就高地形平行諸牒不煩啓閉舟行日可
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
裁半宜可聽于是汰牒官五夫役六十餘以其僦直
為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學副總理明年冬聞
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學副言廷臣可使無出衡

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衛會邳州工亦竣衛遂還朝衛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貲衛奏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臣請隨事執奏帝是其言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趣辦袍段千八百餘疋衛等既執奏又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誅再疏請從言官言帝切責令以狀對衛謝乃止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緞至十餘萬疋部議請停新造但責歲額帝令新造供御者減三之二餘盡以充歲

額嘗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
祥閣于長信門衛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罷
織造召還內臣而太監趙玠不即奉詔太監宋潤又
請增織染所顏料衛奏爭皆得請太監馮保傳諭皇
太后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衛等言異端惑世
誣民漸不可長帝王養親當諭親于道請收回成命
報聞衛隨事執奏果如其所言而性強直遇事不撓
不為張居正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衛剛
愷無人臣禮衛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
年夏大雨壞昭陵複恩殿進諭督工罪奪宮保卒年

七十三子羅京自有傳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先計州縣衝僻令民間公費各隨丁力輸銀于官官為供其不以累民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恐後至者不能守臨代去上疏曰嶺表去京師萬里牧民者視為利藪屠剝萬狀小民欲仰訴九重如在霄漢末由自達愁困無聊相聚為盜臣每痛心感頽近更張里甲禁疏一新顧天下事立法不難守法為難何況嶺海之外昔蘓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恃机

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百千萬輩朝廷
不知也故其民多怨而易動今廣中既怨而動矣非
明詔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跪入帝為之中
飭馬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
總理河道時河決沛縣飛雲橋李副與尚書朱衡共
開新渠如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
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
船入新溜漂沒多為勘河給事中雅遵劾罷萬曆四
年夏再起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為刑部右侍郎是
時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于是全淮南徙

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寶間皆為巨浸大學士張居
正深以為憂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
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未水歸漕兩人議不
合會桂芳卒六年春晉季馴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
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
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堰堤以防潰決又淮清
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
非極湍急必至停滯常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
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并流則海口自
濬即桂芳所開草濬亦可不復修治矣遂條上六事

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馴初至河上歷河南虞
城夏邑商丘諸縣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
趙家園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
河身既淺遷徙不常曹單盡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
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
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
月召改刑部李馴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沒家
屬盡幽繫于獄慘旬殛死李馴言居正母適八旬旦
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

言居正家屬斃死者已數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華興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李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交怒至是植遂劾李馴黨庇落職為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藩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謚歷今季馴之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讓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李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

復薦遂起李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
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
壞由廬居民多溺死李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
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李馴凡四奉治河之
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
牐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
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深三尺患及祖陵議者
或欲開傳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
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隄水上流或欲弛張
福堤以洩淮口李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

周家陳于陞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
以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言李馴實病議又
枘鑿當允其去李馴遂歸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而宗
沐尤精吏事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虎洞書院引諸
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時所部歲祲宗沐
因入覲上疏曰臣初入澤潞轉至太原北略忻代大
約山西列郡俱荒而太原尤甚三年於茲人民赴散
閭里蕭條行百餘里不聞鷄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

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夫饑疫死者幾二
百人臣竊慮之夫山西為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
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之各郡
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剗奪必有震
驚而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之餉誰為之辦此可
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
為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
鎮三關之輸也其所謂存留乃反急于起運是山西
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
巖阻境絕太原之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

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
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為
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走庫金大則請內帑與
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為盜此可深
念者四也近丘冢往來誘惑遙民妄傳募人耕田不
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達八百餘里誰要之
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
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改廣西左布政使
再補山東蔭慶五年給事中李賁和請開膠萊河宗
沐以其功難成即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
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
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偕員山東
寄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墮
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
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
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
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
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
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

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河運之
窮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
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賜金幣而
南京給事中張煥疏言北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
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
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
前據習海道以傳緩急未幾海運至即雲颶風大起
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
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宗沐以徐邳
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

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克義勇會捕盜後多以功奏給冠帶三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年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勅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解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謚襄裕宗沐具經濟才治漕閘邊咸有成效予士崧士琦士昌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撫州宣慰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躬往松坎撫定之遂進兵併副使彈治其地尋以山東叅政監軍朝鮮佐玠平倭詔進二秩遂耀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復叛降朔廣右叅

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徐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
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琦
雅負才氣富官能任事故屢更劇職士曷由龍輅知
縣擢兵科給事中冠犯固原甘肅兵部方議諸將罪
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曷以勝不掩
敗奏止之假滿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蘗
遍布閭津聖旨朱牌委褻節屋遂使三家之村鷄犬
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
市肆官從內遣何童西苑之針封不報延綏士卒多
逃亡劾巡撫劉敏寬不能撫輯遂罷去二十九年帝

將冊立東宮而故緩其期士呂偕同官楊天民極諫
請貴州鎮遠典史累遷大理右丞署寺事與張問達
共定張差之獄旋進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
建罷歸從子士性字恒叔萬曆五年進士除確山知
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
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察科
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
冠機宜遠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刻
應天巡撫郭思極先為御史監湖廣鄉試私張居正
子懋修思極卒罷去明年正月有詔製鰲山燈未幾

慈寧宮火士性言近荆襄洪水閩隴地震兩浙歲祲而火災又告正上下慘者之時况此宮慈聖太后所居而太后又新有武清之喪苟張燈為樂必傷聖心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斥丁此呂士性疏劾魏阿附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遽斥諫臣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纖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暕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善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右給事中出為四川叅議

歷太僕少卿士性端亮有雅度立朝矜尚名節為士類所稱二十三年河南缺巡撫廷推荀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既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寶使之遜出國于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應節字子和灘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左叅政權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俺荅寇石州山西騷動招應節赴援已寇退而順天巡撫耿隨卿坐裁平

民充首功速治政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
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諸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
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都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
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馬四
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劉遠保定軍務明年奏罷
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議諸鎮積
貯富計歲之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
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順永二府易糧數十萬舊
做折色致民虧價轉售易銀解京及本色既缺則又

增價召商糴買請一切改正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
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
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
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
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舊局
平運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
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果
多紅朽若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
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恩密雲免
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八月給事中陳渠以薊

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
薊門猶稱內地既大寧內徙三衛反復一切防禦之
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召外兵疲于
奔命又半皆孱弱于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將食之
徒饑聚飽聽議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穉又未必安
于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
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
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
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
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

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宜遠聲援相通國有重閉處無
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
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
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
今皆不然徵兵如奕棋指餉如乞糴操練如搏沙教
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不幾于無策耶今為
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兵舊額十一萬興入衛
客兵分番休息加給犒賞庶軍不告勞事體稍定尚
可徵倖自完乞早下廷議為軍國經久之策部議行
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曆元年進右都御

吏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明年進南京工部尚書
三年秋召為武政尚書五年改刑部尚書錦衣鴻臚
寧者太監保從子道遇應節不引避應節以下之保
不悅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
禪都給事中周良賓疏論之遂偕汝芳勒罷卒贈太
子少保

徐斌字世寅常熟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宜春知
縣以嚴嵩家人恣橫訪得其主名既至召見為好語
約束其他犯法者皆縛而苦之嵩不悅然政廉明無
以難考最擢南京御史奏言而畿山西陝西湖廣浙

江所在凶歉道瑾相望歸德沂滕諸處盜賊公行蘓
松濱海倭夷狂噬非蠲賑不足以起民困而京師帑
藏空虛外地榕枯已竭請汰冗費省繁文詔下所司
議行又上兵計七事語侵趙文華嵩益怒會京察掌
吏部事大學士李本承嵩指謫忒浙江布政司都事
歷遷山東右布政使隆慶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萬曆初上言國家設臨德二倉每歲積儲計十
年所蓄幾二百萬石遇四方災傷蠲免即以二倉米
補運祖宗立法傳惠意甚深遠也後以歲歉入倉數
減所貯多紅腐建議改折由是積儲漸耗災傷無以

補運專免存留夫存留乃宗祿官俸及軍士月糧勢
不可缺宜仍令二倉豫十年之積不足則出前所折
銀糴補遇有腐爛以新運抵易必滿二百萬石方得
改折仍貯所折銀為糴補之用如此則臨德倉有餘
糧帑有餘銀而京通歲額四百萬石之運可以無缺
數年之後亦當有六年之積祖宗經制富強之略庶
幾可復矣從之旋進南京工部右侍郎是時黃河屢
決王宗沐建議海運而杖與尚書劉應節請開膠萊
河大學士張居正力主之即命杖兼右僉都御史會
山東撫按官計處開濬事宜詔書責成甚切此至議

鑿山引泉計費百萬給事中光懋王道成等力言非
策詔曰栻始議云何觀其措畫殊無恪誠任事之意
其金應節同勘栻惶恐謝及應節勘上山東巡撫李
世達巡按商為正獲條上敷議帝疑之遂命罷使召
栻等還尋改栻兵部侍郎巡撫浙江奏築海鹽塘又
濟徽浦至泰駐山河道以通運六年春入為刑部左
侍郎尋進南京工部尚書自以居正同年交歡寓書
請召還諸言事者居正意不懌給事中姚崇閔南京
御史張友舜上疏論之罷歸從子待聘字廷珍萬曆
中進士仕至陝西按察使以不覓王之家賊忤巡撫

喬應甲為時論所稱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修怨言官以非時
考察坐謫蒲城縣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
使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
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
皆被災東星外籌芻糧內賑蠲賑請漕米十萬石平
糶民賴以濟明年召為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
以父老請侍養歸頻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葦之
黃埔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

河清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
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濬故道也時
朝廷以費鉅未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
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
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明年渠即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奏開泗河泗界滕嶧
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
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
迄無成盡河臣舒應龍寄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
任其後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

咸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病已革猶從牀笥
治文書經理河事歎曰吾盡瘁且死第不知成吾志
者何人耳遂卒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
之漕至今便焉東里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
如一日天啓初謚莊靖希摯衡水人以進士系官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
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
開梁山以下穿洋山出右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賦未靖
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部尚書召理戎政

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論曰明自永樂都燕仰給於東南之粟故漕運最重海道既不可復則從而治黃兼治運且又治泗三年間河務抑孔棘矣諸臣前後建議非一而成效罕繇潘季馴總理最久亦未為全得然而築堰束淮以清刷濁恐聖人復起亦莫能易也已

明史卷三百十五

列傳一百六十六

吳桂芳

吳百朋

李遷

郭應聘

吳文華

殷正茂

凌雲翼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主章奏有崔鑑者年十三忿其父妻凌母手刃之桂芳憐其志為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手其牘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仇議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淵留之不可起補禮部嚴世蕃欲結婚桂芳託辭謝之歷遷揚

州知府樂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楊之
有二城自桂芳始也歷浙江左布政使三十八年進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四十一年冬起故官
撫治鄖陽明年夏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
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為給事中陳懋觀劾罷部
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山海羣盜河源李聖元程
卿葉丹樓連歲為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明年春桂
芳先討倭寇以降賊伍端為前驅端歸善民與溫七
作亂賊秦將謝勅未幾七兵敗被禽端自縛軍門求

殺賊贖罪桂芳使先嘗賊官軍繼進圍倭於鄒塘四面舉火一日達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為戚繼光所敗方流入境憂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木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或得其得脫者還屯海豐副總兵湯克寬禽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禺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粵樂倭寇又進討李元葉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

慶同知郭文通因賁以求撫桂芳擒斬之進封吳平
平初據南澳為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
隨趨樟林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四十五年夏
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發兵進勦遣湯克寬以舟
師會之夾擊平于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大敗赴
水死者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叅將傅應嘉言平
已就禽後復云自溺死福建巡撫汪道昆遽奏聞桂
芳獨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
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叅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
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其後戍兵即據以叛此禦盜

生盜也不如置戍柘林便從之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恃雲梯閘一徑入海致海湧橫沙河流汎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科臣劉鉉疏議漕河埕侵桂芳桂芳疏辨曰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豁疏以極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

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之斯舉亦既得
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
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不無阻任事之氣乞
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
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未水歸漕而桂芳欲衝
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道由是議不合廷議以
二人意見不同勦多掣肘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
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
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
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子少保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
知縣徵拜御史歷按雅揚湖廣滿九載擢大理寺丞
進右少卿四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
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而吳桂芳亦以侍郎提督
兩廣明年二月會調土漢兵令總兵俞大猷將之討
河源賊李重元大破平之四月守備蔡汝蘭敗程鄉
賊葉丹樓于大田丹樓奔歸善復寇始興百朋遣守
備李寧率師趨之桂芳兵亦至倭斬二百餘人又會
師破倭海豐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春聚衆倡
亂流劫漳延興泉四府官軍急擊之奔永春與香寮

盜蘇阿著范繼祖連兵犯德安為都指揮取宗元所
敗還趨漳平龍巖詭言聽撫以緩我師而潛歸程鄉
百朋知其詐陽罷兵受降而陰誘賊黨為內應率官
軍四面擊之賊大潰松山大春繼祖皆就禽阿普速
去尋亦就禽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本
崗龍南謝允樟據高沙顏清規據下歷相煽結構亂
劫掠府縣朝廷初以倭患方棘不暇征討至是且十
年文彪死于珍及江月照繼之勢益猖獗四十四年
秋遣百朋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決計進討明
年春上疏曰三巢依險作亂根盤深固僭號稱王旋

撫旋叛臣每宣揚朝廷威德曲加慰諭冀其自新而
賊怙終不悛即今廣東之和平龍川興寧江西之龍
南信豐安遠奉食過半今不亟行征討將來之禍有
不可勝言者諸道將吏為羣盜積威所劫輟轉推避
即訊之老將知兵者亦嘆須三十萬衆夾攻非是不
可臣竊謂運用之妙在將不在兵馭兵之要資精不
資多臣任事三年朝夕籌畫其于地形險夷人情向
背察識已真將士訓習歷試可用加近者民心內屬
賊黨漸離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茅寇壘有堅瑕用兵
有先後三策之中允禕已質妻子珍月照等畏威駭

味不敢妄動惟清規結連他賊跨據江廣六縣恃衆
負險逆命如昔欲議用兵必自下歷始臣已移鎮信
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天季佑監督刻期樹
衆强者既舉則弱者自服岑嵩高沙可漸次平矣世
宗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蔡汝蘭進討禽清規于苦
竹嶂羣賊震懾陸虔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
大理卿未代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言衆賊叛服不常
請留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
撫如故百朋奏今春夏用兵恐妨耕作宜且聽賊求
撫又請移贛州捕盜通判龍南捕盜主簿駐下歷新

訓子弟以開其自新之路岑崗地轄廣東宜初彼中
守臣及時議方畧帝皆從之明年正月擢南京兵部
右侍郎乞終養不許又明年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
起改兵部萬曆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
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胡馬還黨八事綜核
邊臣舒撫王崇古吳允總兵郭琥以下陞賞黜革有
差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蕃族部落士馬強弱亭障
遠近歷歷如指掌後以省母歸三年起南京右都御
史五年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年六十百朋功著南

石王龍山諸寨斬獲七千一百餘級明年二月從巡撫設正茂遂平古田再進秩其秋擢右副都御史代正茂巡撫府江徭糧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亙三百餘里諸糧夾江為巢估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一再征之至是生齒益繁攻圍荔浦永安叔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應聘會提督正茂疏聞于朝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而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之區役數萬之衆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沈謀遠發破其一策則餘賊破膽次第可平若與之相持于巖峯之間賊踰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

者也應聘遂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李錫將之師未
行而懷遠徭亦反殺知縣馬希武應聘與正茂議先
定府江旋師撲城遂以十月進剿連克寨數十斬賊
魁楊錢甫等賊從賊四千六百餘級凡三閱月悉定
萬曆元年正月以便宜檄錫討懷遠令泰將王世科
錢鳳翔選銳卒二萬為前鋒進屯板江錫屯長安鎮
會大雨雪無功而還懷遠者古牂牁地界溯貴靖黎
諸州環郭皆徭其酋居上徭籠七寨獨種附之編民
更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利勢益張知縣寄居府城
遙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徭懾於兵威咸領服屬希

武始入其地建議築城董作甚峻有被死者徭人沸
有蒙珣傳者通妖書姜維卜初輔古田韋銀豹為謀
主至是復首倡亂希武及典史俞冕皆見殺師既無
功應聘乃益調諸路兵發使入白果黃土大梅青淇
鎮撫洞獐以孤賊勢十二月諸軍復集長安鎮徭列
柵汲江錫大破之乘勝抵城下賊渡潯江北走追奔
至靖州界明年正月克上徭龍七塞官軍殊死戰賊
大潰窮穴盡埽獲珣傳斬之初議行師總兵錫以陽
朔金寶宿賊彼徭在近欲先滅之應聘語之曰君茅
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謀曰

賊聞主帥西行必不戒備乃令一介監諸將兵出不
意襲擊盡獲之賊寇廖金監等悉授首此懷遠克復
陽朔亦定乃以便軍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
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一時五叛徭悉平後不再舉神
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又
明年秋召爲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九月起改
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平前巡撫
張任遠致薦聘兼程至臨州與總督劉堯梅商善後
事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地檢守之而統于思恩叅
將十寨遂安十一年正月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卽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官總督者廣榮將吏問遺至
啟正茂而溫陳瑞又加甚焉應聘承瑞後一切屏絕
將吏亦凜凜改行領表為清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
就拜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十四年夏引疾歸應聘天
資樸茂崇尚質行在廣西時奏復陳憲章王守仁祠
御史劉臺以得罪居正謫戍潯州為僦居供廩餼致
吏賄斂歸其喪親像戍所祀之及官南京與海瑞躬
行儉素南都士大夫侈汰之習為之一變歸七月而
卒贈太子少保謚襄靖

吳元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由進士官嚴州知府

簡靜有惠政終府江兵倂副使諸蠻畏威懷德不敢
出掠江道肅清文華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
部主事奄人進顏料牒所司具舟三百文華平給之
奄怒文華曰此足以載矣更多索欲為市販地耶奄
氣奪而去景王之國王府奄校橫索州縣文華造長
史與之約置頃一夕去無敢嘩者歷四川右叅議興
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二年舉治
行卓異明年六月入為順天府尹九月進右副都御
史巡撫廣西時右江徭已平而南鄉陸平周塘板寨
猶爲驚為患四年春文華會叅議陳應春叅將倪中

化討平之明年昭平黎福莊父子謀叛劫掠文華令
副使徐作泰將韓文啓乘間掩擊新福莊獲賊首千
三百七十餘級又明年偕總督凌雲翼征河池哱
北三猛斬首四千八百餘級是役也猛未嘗為逆而
雲翼喜事邀功殺戮甚慘失朝廷撫綏之意雲翼既
滋廢襲而文華亦輿論功受賞云遷戶部右侍郎尋
以母疾請終養十一年正月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仍撫廣西五月改刑部右侍郎十一月進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開
建懷賀三縣界連金鵞黃沙諸洞賊首嚴秀珠糾衆

流劫而府江獲復通洛谷象州諸巢出沒為梗十三年秋文華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之斬獲甚衆岑崗賊李珍江月照負險拒命垂三十餘年前巡撫吳百朋欲討不果至是蓋毒虐十五年夏文華購禽月照進平珍盡解散脅從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明年八月改泰賢尚書奏陳留都營務請給泰賢大臣旗牌卒遇姦究許軍法從事冠至得便宜調遣從之十七年四月三疏引疾歸二十一年起南京工部尚書力辭不允虛其位待之踰三年始允致仕又五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議褒異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
兵科給事中劾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不職罷之歷
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
田僮韋銀豹黃朝猛反先是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
拒命敗官兵于三厄殺副總兵馬俊泰議馬銓正德
中攻陷洛容官軍再征不克嘉靖時銀豹及朝猛再
入桂林劫布政司庫殺叅政黎民衷前提督侍郎吳
桂芳遣典史廖元招之僮民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
銀豹亦請降擢元主簿守之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
年冬廷議大征大學士張居正薦正茂才可大用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初廣西皆以總督兼巡撫至
是特設專官明年四月正茂與提督李遷俱至桂林
條上用兵方畧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
之先奪牛河三厄之險十二月諸軍分道入連克東
山鳳凰諸寨賊奔潮水五年正月正茂檄大猷合諸
軍攻之懸賞格購賊于是主簿元誘獲人斬朝猛銀
豹窮賊令其黨陰新貌類已者以獻獲首功七千四
百六十餘級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
為永寧州設副使叅將鎮守未幾有言銀豹非真者
正茂密令僉事金柱捕之數日銀豹見銀站果縛致

麾下正茂因上疏自劾詔磔銀鵝肅飾而置正茂不
問正茂奏修鹽法令官出資本收其息以贍軍自是
商船通行桂林遂為樂土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常
是時羣盜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
良竇瓊州李茂處處屯結廣中無日不告警其明年
倭寇廣海新寧惠來遂陷神電錦囊轉入高雷連瓊
界正茂建議令守巡官各統偏裨畫地分守而從瀕
海諸戍之民於雲南川湖諸路絕倭嚮渠又言廣東
寇自充斥民疲於奔命死徙過半陛下歲金來珠八
千兩期三年然後已計費三十萬金今軍行一切尚

若不勝豈復能辦此宜裁取十之一寬三年為十年
其銅蠟諸物郡縣兵荒者皆罷征以恤民困帝皆從
之正茂令總兵張元勳叅政江一麟等先後拒倭力
戰斬首千餘級又平河源從化英德諸山賊奏設遊
兵及駐防叅將以控扼嶺海方議進兵惠潮俄府江
懷遠徭獍復起正茂以東事方急屬廣西巡撫郭應
聘經畧徭獍而召左右兩江兵令元勳將之討惠州
山賊十二月自長樂海豐揭陽歸善分道入大戰獲
賊帥六十一人上首功萬二千級萬曆元年春惠州
平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是歲府江亦定詔假

便宜進討潮州林道乾林鳳聞之遂俟連出海惟諸
良賢結砦自固良賢善戰得衆死力嘗敗官軍于程
洋岡虜士卒六百人至是復寇陽江明年正月正茂
督元勳及叅將陳璘進擊破之良賢退入些遣人偽
拾穗以誘官軍官軍逐之賊悉銳衝擊官軍大敗大
學士張居正移書正茂曰良賢必死之寇而乃易視
之其敗固宜一撮許殘賊不能免則諸山海逃伏之
盜必乘勢再起廣事不可便謂無虞也今當申嚴將
令益調生兵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措文武將吏
不用命者宜奉勅書悉以軍法從事則諸不逞之徒

皆破膽矣正茂如其言督將士復進破斬之應聘亦
平懷遠洛容諸徭會疏以聞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
御史是歲倭復陷廣東銅鼓雙魚三年春正茂督元
勲大破之于儒岫禽斬八百餘級倭後至者犯電白
正茂追剿復斬千餘級自倭起東南奸民亂卒相構
煽遁逃山海悉則就撫緩即出掠以故垂二十年更
撫臣十五六人糜餉數千萬終莫能定及居正當國
朝廷數下詔書不聽招撫正茂亦屢檄雄率領表畧
定六月召為南京戶部尚書明年春改北部正茂以
國無儲將疏請節用又諫止采買鍊寶官官廩浙等

以考察拾遺上疏論劾正茂求去未報後屢陳病六
年夏致仕歸九年起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居正卒又
明年御史張應詔言正茂嘗以金盤二植珊瑚其中
高三丈許以賂居正復取金珠翡翠象牙餽馮保及
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請告許之二十年卒正茂
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居正從中調護
故著勲績而其賂遺居正亦甚厚又性貪歲受屬吏
餽以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
正茂繼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為善用人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

京工部主事歷江西泰政父喪服闋上疏言蘇松賦
入當天下三分之一良以其地外濱大海內阻江湖
大川環繞于郡縣支流錯綜于原野寸土尺地皆得
灌溉故賦入獨多通者水道淤塞支流不達于大川
大川不達于江海旱則彌望枯槁勞則立成巨浸田
畝日荒迺移日衆請專設御史督理詔是其言命巡
鹽御史兼之起補山東遼浙江按察使隆慶五年夏
由河南右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上疏言
祖宗建置衛所海內皆兵今冊籍空存所在消耗其
弊有六軍戶餘丁皆皆報冊編伍率丁數年不審

審又止按故籍數見丁不足計取辦平糶故軍累滋
甚宜下清軍御史量貧富強弱每年清審逃故者除
之成丁者補之使勞佚適均則正軍可以無累又內
地屯田皆膏腴視沿邊不同但與責併兼者衆宜復
畝稽核使田歸于丁丁附于田按田以求則丁自無
所隱又運軍領充鮮不破家故有力者或營免充使
者率蠶食宜令餘丁分番迭運而正軍資其費及班
軍亦然選餘丁五十人為隊以正軍一人為隊長則
當行者無規避久役者不偏累又衛所公費倍多苛
派官吏侵漁其中軍力不辦至扣正軍月糧以抵之

今宜用屯田多寡差費輕重仍置籍稽考又官軍月
糧半取足于存留而州縣逋負相仍曠時累歲莫從
聞文宜責成有司及期解納疏入詔運班仍用正軍
餘俱如雲翼言萬曆元年春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明年夏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又明年春召佐工
部六月改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
務承旋正茂之後山海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
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魁港為福
建總兵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獲
魏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沈其舟二十餘艘失利

飛入廣潮州奏政金淵推誠開諭其黨馬志善李成
等束手就撫招回千七百餘人收被虜六百八十餘
口鳳知衆心已散夜遁去四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
宋番兵討平之十一月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
下江界東西兩山之間延袤七百里竹木叢翳素為
猺賊淵藪成化中都御史韓雍經畧西山頗就安輯
惟東山猺阻深箬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費廣力殫
嘉靖中提督侍郎吳桂芳請聚兵召商趙山刊木建
立營堡給戍卒田耕守扼其出入詔可及正茂繼任
建議大征會遷去詔下其議于雲翼雲翼乃大集兵

金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凡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及奪回招降者四萬二千八百餘人于是本漢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等處隣境搔擾為民患者皆惕息恐懼賊首滿積善遂求招撫願歸地輸糧雲翼奏設官戍守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提督如故賜飛魚服乃改龍水縣為羅定州設監司泰將鎮之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華討平河池布咳北三諸徠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嶺表悉定十月召為南京工部尚書明年就改兵部八年夏帝以河漕任重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

曾逢巡撫淮揚同河臣潘季馴經理季馴尋召入選
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十一年春召為或政尚書以
病歸雲翼家居驕縱家人以爭產毆諸生章士偉至
死諸生張元輔白于雲翼復箠辱之元輔媿憤自縊
吳人為罷市提學御史詹事講給事中徐桓連章劾
之詔奪官後卒雲翼與正茂同舉進士皆有幹濟才
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貪功河池北三之捷
誅殺過慘為當時所譏

論曰明自頒表喪亂賊以撫喻官官以撫縻賊偷幸
苟安亂是用長雄柱芳百朋蜚禽渠率迄莫能定及

居正柄國內飭法紀外行誅討于是蠻獠屏息瘴海
無波時則應聘正茂諸臣功勤最著然而居中運軸
則固廟筭多也若乃通魏權門邀功鼠穴君子實幾
之蓋古之名將殆不若是耳矣

朝史卷三百十六

列傳百六十七

龐尚鵬

嚴從儉

張守中何東序

方弘靜

宋儀望

張夢鯉

陳璚

張南

張楨

陸樹德

明

淳

蕭廩

賈三近

蕭彥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
樂平知縣擢御史佾給事中羅嘉賓出薨南京浙江
軍餉因并勘胡宗憲失律株尚鵬等請法諸將戚繼
光張四維等罪而盡發宗憲貪淫事宗憲以嚴嵩庇

獲免自軍興以來督撫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其間
多有沈竄簿籍不可詰者尚鵬等但據其灼然者上
之趙文華以十萬四千阮鶚則五萬八千胡宗憲三
萬三千周琬二萬七千他若都御史史衆善高捷先
後督標江趙忻陳鉞先後撫蘇松或萬計或數千計
並請正罪時文華已死鶚琬衆善忻已免乃奪捷鉞
官而宗憲終蒙萬力不罪也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
汝楠獲白鹿于王屋敎會疏進之尚鵬不可改按浙
江浙民素苦徭役為舉行一條鞭法民大喜時通政
司希周御史嚴杰副使茅坤知府潘仲彥並里居橫

尚鵬收治其子弟僅叔請奪冠帶乃默然為民尚
鵬介直無所倚風裁踈厲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懼
聲稱冠一時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
殿延見大臣乞卹錄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申救給
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所
言多見納擢大理右寺丞明年春朝議興復九邊屯
鹽權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
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畿輔河南
山東江北遼東屯務甫抵昌平劾內侍張恩擅殺人
久劾兩淮巡鹽御史孫以仁贓私二人皆獲譴其秋

應龍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邊屯務乃疏列鹽政二十事輕利大興會江南北亢旱淮徐間洪水泛溢尚鵬請蠲逋負弛力役停帑賦之使留輸部銀濟賑作糜以活饑民帝皆從之乃自江北躬歷九邊講求利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在江北者四在薊鎮者九在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在寧夏者四甘肅者七期上足國而下不病民當事亦知其才足任奏輒報可然尚鵬權既重自以負經濟才慷慨敢任苟利國家不顧後患所建置不能無侵勢豪以故忌者亦衆而諸御邊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咸欲攻而去之河東巡鹽

制史部永春遂勅尚鵬校擄所行多乖遂章下吏部
尚書楊博愛尚鵬才議留之會中官以請獨不獲惡
博激帝怒降旨撫讓博惶恐引罪遂罷博落尚鵬職
而汰先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尚鵬在事僅
歲餘輟遭饒去明年復生按浙時驗進宮幣不中程
斥為民神宗立南京御史計坤亨等會荐尚鵬保定
巡撫宋纘亦明尚鵬無罪摘抑不召萬曆四年冬始
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二十三萬推行條鞭法
於所部總兵官胡守仁貪肆論罷之尚鵬素有威望
屬吏咸凜凜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譴言者尚鵬移書

申叔居正深銜馬六年召拜左副都御史蓋拂居正
意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繇歲月誤劾之遂罷去家居
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以條鞭故德尚鵬皆
立祠奉祀天啓中賜謚惠敏

殷從儉字汝中臨桂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乞為學
官得廣東教授歷兵部員外郎出為廣東屯鹽僉事
攝嶺東兵倂提孤軍禦倭有勞以興督府議事偶不
合引疾歸尋起官福建隆慶中累遷南京太僕少卿
時議大征古田從儉獻議曰廣西徃以狼兵防戍為
據所畏故糧難出沒為寇未敢大肆頃歲議賊狼兵

軍募兵後又盡撤之而守以閩浙客兵於是蓋無憚
請調南丹東蘭那地三州土官令統狼兵二三萬戍
其地給以閒田俾之耕牧土官利得地而古田素膏
腴又其所樂就分成既定歲進蠶食賦勢自窮若議
進兵則彼種族數萬其中固有向化不為惡者宜先
為文告別其順逆然後從而討之蕩定之後設立土
巡檢與流官參治他日即可化種賊為狼兵輸租給
使與編氓無異矣朝廷善其議多採用焉四年以右
叅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改福建從儉素淳朴之官
不以累旬隨職治體弗細苛先是倭患棘籍民為兵

即勅民供餉名曰丁二糧四其後歲益丁至四糧至
六凶歲猶取盈民生困敝從儉力截損悉復故額又
革麾下遊擊及總兵所隸都指揮達達客兵二千三
百省餉數萬訓士飭防督諸將以時出汎海濱晏然
萬曆元年召拜左副都御史甫聞命卒遺橐無長物
軍民聚哭喪歸祭者塞道不得行為立祠以祀

張守中字大石聞善人嘉靖中舉于鄉授保定通判
遷通州知州多異政四十二年冬賊犯都兒等以數
萬騎薄城下守中戮力固拒賊攻輒敗城卒全由是
知名權密雲兵倂僉事乃大治亭障戎器益繕荒萊

歲增課萬石錄功進副使隆慶元年賊犯場子嶺泰
將吳昂被殺守中坐貶故秩亡何巡撫劉應節奏守
中繕造功績復職與永平副使張學顏更易已報可
總督曾邦輔言守中貶秩時自陳功伐懷缺望不當
遷秩勅應節阿私乃調守中極邊為延綏定遠僉事
甃神木城修繕垣塹整率身先士卒與同甘苦衆感奮
願効死由是一軍獨盛歷副使右叅政並在延綏萬
曆元年二月巡撫馮舜漁被勅罷廷推代者守中居
次張居正上言延綏苦寒通隣河套官其地者率不
樂久居延頸待遷致苟且廢違備守中才畧練敏塞

上報鉅事衆所推避者輒身承之固不奏効誠遭閔
督撫選也乃就拜右僉都御史代奔漁巡撫守中並
振風紀斥貪殘權豪右將吏超職惟謹御史按部入
境亦齋糧自隨常單騎抵一屬城啓倉發粟則糠礫
居半召主者炊而食之不能咽乃痛繩之他城皆股
慄督儲部中張體乾急肆論罷之簡將士修清平常
樂雙山造垣延袤六百七十餘里費官帑僅十萬兩
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三年遘疾乞罷有詔慰留竟卒
官贈兵部左侍郎先守中撫延綏者猗氏何東序舉
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為徽州知府剛毅有執力鋤豪

張都給事中趙格中浮言劾其酷暴吏部言東序素廉吏特以持禁嚴見疾彊族宜調之他郡巡按御史宋鑣不平馳疏乞留東序徽州請飭戒言官于是吏部請免東序赴部即移知衢州勉以後効帝可之格以總言侵已指鑣黨比再疏力爭竟絀不行東序莅衢州綜理精密剖決若流吏民畏服遷山東副使亦有聲高拱東銓方激揚吏治擢東序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申嚴紀律將士効命有紅山之捷甫半歲以母喪歸哀毀廬墓服闋遂不起及卒門人私謚曰文欽

方弘靜字定之歙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東平知州有大猾善逋賦執之荷校徇于市曰若能畢輸即貸若其人順聽命衆相告戒賦畢坐不撻一人會編役泰互校覈輕重悉平歲饑盜起弘靜下令舍竿而鋤及禽盜以獻者皆不坐月餘悉解散入為南京戶部員外郎坐求平舊事罷歸凡四年得白復故官累遷江西副使饒州礦盜嘯聚近千入弘靜部勒將卒示必勅間遣人曉以利害衆一夕散去改提學廣西進江西叅政時籍嚴嵩家有司株連頗衆弘靜力為辨釋檄袁州知府以禮葬嵩弘靜初服官嘗為嵩父子

所抑至是卹其死人以為難遷廣東左布政使佐總督李遷討破惠潮山寇已又佐岐正茂盡蕩諸巢被賚者再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浙自倭亂後當事者以裁節為能諸務廢弛弘靜疏于朝曰議者事言汰冗顧所謂冗者謂無當于用耳當矣費雖鉅非冗也如兵不習舟則兵冗舟不耐水則舟冗舟苟修兵苟練則冗去矣臣今請增費以去冗於是條列六事請復額兵增戰船置戎器益軍餉復水陸操編漁舟為甲朝議悉從之乃下令禦倭者禦之外洋登陸即以失事論會春汛將士遠哨至陳錢山屬

倭大至力戰沉其船九斬首七十餘級賜賚有差而
京給事御史以風聞論劾詔還籍聽勘十二年起撫
鄖陽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歲饑米翔貴弘靜
月出倉粟給軍使無糴民間期歲盡賦直如故米價
為平倉吏與營軍閔弘靜捷吏移兵部治其軍或議
罪司倉郎官弘靜曰倉卒解紛固未易也罪之適驕
悍卒心衆大服弘靜沈厚篤實居官介然有守致仕
歸年九十五卒贈工部尚書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
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報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

公由計使授田疇之下令禁火墜置義塚郭外創子
游祠為文學書院集諸生講習其中用治行徵授御
史大將軍仇鸞貪恣擁勁兵扶冠自重儀望抗疏劾
之時鸞勢傾中外人多為儀望危者世宗故抑其章
不下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泉乾河通宣
大鉤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寬城驛古定橋會衆水
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
府黑龍灣石厓為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
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鈺嘗乘小艇赴懷來歷
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

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矣時方行它運山谷阻艱
卒三十石而致一石當事以為憂得儀望疏大募兵
部尚書龔豹言河成不惟便漕兼制敵騎詔會工部
議之工部言道遠役重請俟詳勘遂報罷儀望尋有
母歸還朝輪邊事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遂被逮
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視三殿門
工嵩于世蕃私費人五千金屬工部尚書歐陽必進
召與工事儀望又執不可工竣叙勞擢大理寺丞
世蕃自以為德儀望遽請急歸復無所報謝世蕃益
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適為吏部違坐儀望得踪

張夷陵判官朱幾嵩敗擢霸州兵倂食事先是西寧
侯宋天馴道霸州遇盜溺死盜未得儀望至即捕致
之群盜震懾無竊發者諸城涿州除馬戶逋稅民賴
之進大名兵倂副使改福建興總兵官戚繼光合策
破倭因列上海防善後事詔報從馬蔭慶二年楊博
為吏部主外察將黜儀望為考功郎劉一儒所持乃
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
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升徙丹陽金壇靖江災已而大倉常熟嘉定華亭上
海復大水儀望皆奏減其賦時海警稍息將吏諱言

兵儀望獨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守備明年四月倭果
至將士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是有
詔雲建文諸臣儀望乃創表忠祠於南京彙祀之宋
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塋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為
封其墓載其祠於祀典袁洪愈姜寶有時望而不為
居正所善儀望薦之於朝自是漸失居正意四年稍
遷南京大理卿踰年被劾罷歸儀望少師事薛豹私
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游守仁從祀
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張夢鯉字汝化萊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戶部

主事歷兵部郎中隆慶元年為開封知府甘肅白役
千餘人藏吏進奇羨怒笞之令著之籍州縣上贖錢
悉却不納俾易粟實廩鑿渠通漆浦民利灌溉有大
盜誅於檄衛卒憚不敢入捕夢鯉手劍前趨曰太守
在敢後者死衆擁入盜遂伏誅五年擢陝西靖邊副
使時方開貢市夢鯉嚴要束即市堆克賞冗費大減
慮市久僻弛築鎮邊新障百二十里建學宮親為遠
人師居三年進山西督儲奏政轉輸委胥徒不徒富
戶省民財不肯再遷山西右布政萬曆六年以右食
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薊遼邊邊併所部僅二府而

歲徵郵傳諸費至十四萬有奇會有詔裁節夢鯉遂
汰十之三明年春炒蠻再入犯倂總兵官戚繼光擊
破之其冬土蠻以五萬騎犯遼東夢鯉督將士赴援
賊遁去並資銀幣時繼光久鎮薊門邊務振飭夢鯉
與協謀修長垣五千三百餘丈繕敵臺百餘剏巖城
五百八十餘丈又與昌平總兵官楊四畏大修西路
邊防錄功增俸一秩九年詔汰順天巡撫官進夢鯉
右副都御史移撫甘肅未上召為大理卿時張居正
秉政九卿多絀下之獨夢鯉無加禮給事中葉時新
劾夢鯉庸劣吏部以夢鯉無過留之未幾南京給事

中吳瑄復劾其廣交要譽詔不問然竟由是引去夢
鯉持身嚴重與人交無城府仕官三十年家無贏資
所居園荆蒨僅落或嫌太簡夢鯉笑曰天佚我以老
而我求全是自苦也聞十餘年屢薦不起卒于嗣誠
進士終山西僉事

陳瓚字廷祿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江西永
豐知縣吏事精敏獄無宿囚久之追呼皆絕吏相率
辭去縣有五鄉歲出錢給公費瓚減至十九盜殺副
使江一中將犯永豐瓚伏兵斬其渠率餘黨遠遁徵
授刑科給事中時嚴嵩已敗其私人南京徐酒王材

諭德唐汝楫猶在列璣劾罷之廣東福建江西廉盜
方張府縣多無城以璣言勅所司興築再左遷給事中
巡視京營時武弁已積輕給事御史視事諸營帥終
日侍立禁不敢出語璣曰帥吏士所仰奈何輕折之
為設坐從容訪軍務諸帥咸感激因陰譏其材否而
籍馬時大計京朝官文選部南軒當黜以計免移牒
予驗封郎傅夏器而罷之璣不平疏請黜軒而錄用
直臣廢斥者帝震怒命以凌儒例撻之六十除其名
儒先為御史亦以請錄道賢被譴者也璣從父重慶
知府陳方家居聞璣遭杖驚悸吐血而卒璣歸數痛

並予所生隆慶元年起官吏科至即上言六事曰通
上下之交納匡救之忠絕近習之誘正教奏之儀中
勸戒之典核循良之績其言中勸戒諸張卹楊最楊
爵羅洪先楊繼盛革而誅奸黨之說沈鍊者帝皆可
之于是楊順路楷復逮治人心快焉永平被寇請罷
總督劉燾召用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報可其冬擢太
常少卿初瓚之還朝也徐階深引重之會高拱與階
構卻使御史齊康劾階階力求去瓚遂首論康奸邪
為拱鷹犬諸曹繼之拱竟不安其位而去及再起輔
政瓚立移疾歸拱憾未釋後考察言官坐瓚浮躁謫

洛川丞不赴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銜瓚嘗議大闕非
是為悍已抑不召家居十餘年居正死薦起會稽丞
改漳州推官俱未上權南京禮部主事系遷南京太
常卿十三年召拜左副都御史大計群吏佐其長趙
錦屏騰甚允未竣錦以憂歸瓚獨抗群議堅持可否
已而志不盡行歎曰我不如趙公趙公少留無遺奸
矣明年遷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殿衛因移職者瓚
必戒部吏詳慎毋枉議事執政前每引義辨曲直性
甘淡泊言行恂恂至其當官守職介然不可撓也十
七年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同時又有獻縣陳瓚

嘉靖中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有清譽萬曆初拜
左都御史張居正奪情事起瓚病已革力疾致書馬
自强曰諸公亟宜疏弔張公勿遺我名自强得書嘆
曰此老病必不起以心先死故也何維栢題其札曰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弗驗矣卒贈太子太保謚簡
肅後郭正域議追奪為執政所格

張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知婺源
高平二縣入為禮科給事中隆慶元年六月上新政
三事言陛下臨御以來視朝之時較祖宗退朝之時
為更晚非所以勵臣工慎始基也自今請日出為期

母滋要安用荒庶政聖學之成必由積累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敵接要聖之時少今經筵
方廢而即停近復并日講罷之初政已爾後將奈何
乞陛下亟自奮厲以期日新叢臣等請大臣便殿奏
事命諫官隨入已蒙聽許今數月矣群臣既無召對
之時輔臣亦無造膝之請願力勤延訪成泰交之美
臣又聞朝野得議謂臣民章奏陛下多不親覽宮中
永日惟事教習誠不可不深戒也報聞明年春引累
朝故事請豫建太子慎選近侍如先朝章吉者以資
稟獲帝是之遂王憲燁多行不義鹵其以聞遂奪世

宗所賜真人號及歲祿三之一累遷兵部都給事中
帝將大閱而京營總督鎮遠侯顧寰以老疾辭任兩
宮寰為大將軍十五年優游無事坐享尊榮今天子
躬自臨戎方疏別功罪乃圖自便耶寰遂不敢去國
復列上京營五議極陳營伍消耗操演虛飾之弊帝
納中官孟冲提督海南子海戶王印等發其奸利事
冲譖之帝取中旨荷校一月發戍邊尚書劉體乾給
事中劉繼文魏體明李己御史蕭廩劉良弼連章請
付法司帝不納兩復上言祖宗以來輔臣無不與聞
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今孟冲何人乃敢干紀作

威使金弗聞乎宰府獄不折乎李官陛下試思王振
劉瑾豈遽底滔天哉正以今日傳一旨明日設一令
當時大臣不能力爭馴致毒流海內宗社幾危前轍
非遠冲復蹈之勢將何所不極乞亟放逐以其事付
法司帝不能用三年九月中旨賞賂將劉寶田世威
死塞上立功圖復執奏二人何情可矜何功足議推
薦論救出自何人朝無定法則人有蓄疑幸毋使邊
將生心奸人得計帝怒中官復中之將論罪尚書毛
懷御史王時舉力救乃奪俸二月明年春論宣大總
督陳其學清謹寡才畧其學遂罷去大學士趙貞吉

議政京營制南以為不可時已推太常少卿或謂南
公已遷官疏可無上南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竟上
之制雖更後卒復故五年以右通政拜右僉都御史
提督操江明年改撫浙江旋以憂去萬曆六年起故
官巡撫保定進右副都御史八年入拜大理卿張居
正最器南每接席咨訪南無所阿徇久之漸失居正
歡而忌者復中之先是南撫保定馮保家在馬使人
請于南欲為建坊南曰勞民以媚士大夫且不可况
中官乎保呬之至是二憾交作給事中秦耀以南嘗
薦長蘆運司同知衛重鑑謂非巡撫所轄劾南違制

而重鑒又吏部尚書王國光戚黨御史孫旬復言南
獻婦常路明年大計京朝官言官拾遺及南出為南
京太常卿甫抵任復為御史徐金星所劾竟罷歸南
居鍊垣最有聲晚屢被口語遂不復振然其素行終
無玷云

張積字叔養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婺
源知縣以才敏聞歲凶賑恤有方時土寇竊發而婺
源未有城積悉召諸木商徵以義旬日而柵成寇見
有備驚去居三年徵授御史巡視西城京師諸亡命
多與錦衣校卒比假詞事陷人積禽治其首惡輦下

肅宗四十四年巡鹽河東疏言嚴嵩父子竊亂政
陛下已用鄒應龍言寘之于法且顯擢應龍以旌其
直而震時王宗茂趙錦革皆首發大奸未蒙召用是
曲突者不被賞也疏入帝大怒逮至闕下杖之六十
斥為民時世蕃雖已戮死帝終念嵩不欲追暴其惡
故槓得罪益甚穆宗立召復官先是司禮中官黃錦
當歷錦衣指揮錦從子故都督浦以事黜錦辭新命
乞還浦職事未決而錦死遂寢已而其黨滕祥復為
浦請且乞官其族人為錦衣校其廝養三十人為
勇士帝皆許之槓言錦衣職要重所以張國威而寄

刑柄非有先世勲庸及著勞伐者不足以居之錦不
過黃門承役之勞弟姪並襲金紫榮已過矣浦乃先
帝所廢斥奈何復之且一朝而濫恩至三十六人尤
祖宗朝所未有也會給事中嚴用和管大勲御史陳
聯芳亦以為言乃寢前命亡何巡按畿輔奏言大名
真定二府既畝出糧飼馬又徵馬地餘銀由正德時
賊亂行此權制非經賦也宜除罷乃命所司覈餘地
有無以聞為羣奄所毀奄索坐戌學道亦調外檟請
下諸奄法司明究主使且言羣凶既逮戌而御史復
外遷朝廷法度未可謂平帝謂事已前決不納先是

有錫罷朝覲道里費楨言官俸薄不足具奏奔恐至
厲民于是道遠者給資有差著為例初御史齊康劾
徐階楨遂劾康并及高拱拱嘆之後拱復入考察言
官坐楨不謹落職屏居者久之萬曆十二年始用右
副都御史丘橈給事中周世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
三遷應天府尹歲大旱楨遣吏四出設糜以餬饑民
又奏給米歲軍餉之半穀價頗平就進大理卿遷工
部右侍郎督修南京河渠楨周行相視語諸部曰河
故經官市而茲土商賈奔轅利在闢地而益市市益
則墾日多地闢則河日隘下流所以漸淤也遂度河

故道廣狹之形鑿而拓之使復其舊而置數堰併蓄
洩不數月工成加俸一級二十年朝賀至京陳時政
十餘事明年以考察拾遺致仕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舉嘉靖四十四年進
士除嚴州推官用治行微當授給事御史會樹聲召
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
宗御朝講尊嚴不發一語樹德言易上下交為泰今
朕隔若此何以勵君德訓萬幾不報巡視京營歲終
例有舉刺所善都督朱希孝以私人屬不聽立劾罷
之希孝遷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疏言府學之資必

本朝教詞甚切至六年四月詔綴東宮講讀樹德言
自四月迄八月為時甚遠請非盛暑仍出御講筵不
聽是時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為災當
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
之月宜益慎起居帝意不悅疏忤留中時內臣有請
開戒壇祈福者已得俞旨樹德奏佛教非聖世所宜
尚跡其空寂澹泊有類于儒者寡欲養心之旨故其
說久而猶存若乃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固
佛所深惡奈何輕用左右之說為盛德累陛下誠欲
保攝聖躬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迺聲色皆可

法也何必奉佛祈福哉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東廠
中官馮保攝掌司禮孟冲而代之勢張甚樹德上言
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是果先帝意乎何不
傳示數日之前顧乃在彌留之後果陛下意乎則哀
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及中官一時衆論交以為
疑顧還保故職無假大權為他日患疏入保大恨其
秋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
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免漕卒侵陵洪
牘需求諸弊從之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
直嘗樹聲入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馮

保憾之久乃遷南京太僕卿保敗始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山東樹德為人素嚴毅清約至是裁供億屏請
寄約束察吏聲伎之宴俱絕蠶棹不妄施獨于蠶吏
無縱舍山東故有民壯後改為民兵調戍薊門隆慶
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兵尋命增輸三萬民不
能堪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而使州縣仍編民壯衛
本土帝不從第免增輸者德藩府後有白雲湖者故
民田也為王所奪後還之民而承奉與司禮中貴張
宏有連必欲復之樹德爭不能得遂抗疏乞休歸久
之卒樹德少師事樹聲破行飭檢具後名德相亞不

愧其兄馬當樹德既劾馮保御史無錫胡濬亦疏言
御極之初左右窺伺何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孟冲
未聞黜罷忽傳奉馮保代之今又召用南京守備張
宏矣宏蓄禍作威奸貪自恣陛下何自察其可用哉
臣請陛下善馭近習毋惑讒諛以虧聖德保見疏大
怒思傾之會十月妖星見慈慶宮後嬪侍所居比舍
皆災濬謂應在宮妾請放遣宮人未蒙先朝御幸者
而奏中言唐高不君則天為虐保遂激帝怒斥為民
論救皆不納其後巡按御史李學詩荐濬詔自後有
薦者并濬遠治遂無敢荐者嘉靖末進士既放斥

自號曰為民御史縱情山水多與畸人遊然于有司不能無干謫居八年落魄而卒

蕭康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終雲南副使康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引律爭宮闈秘獄已出覈陝西四鎮兵食斥將吏隱占卒數萬人使歸伍固原州海刺都之地密邇松山故有楚府牧所康謂遠領非便上言曰國初封諸王九遠各有牧地畜馬備寇今楚府封于武昌而牧地遠在塞下與寇接境王所牧不踰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其樊寶繁設有勾

連為患難測宜明諭楚府獻之朝廷以裕軍餉杜隱
憂從之遂弄獲隱田二萬頃實邊省內帑萬計已改
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止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至
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為計馬授地但給萬二千
二百餘頃他並入官歲益課二萬既又上疏言宮掖
太廣恩幸太博報聞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建祠祀
部內建文朝忠臣十二人又請從祀王守仁于文廟
不得則祀之人真書院集生徒講肄焉尋擢太僕少
卿故事薊昌諸鎮歲上馬數于太僕至是鎮帥議罷
之廩力爭而止再遷南京太僕卿江北四府民宿病

奏為奏減其額課九年由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
巡撫陝西時方穀天下隱田羣希當事指競增賦為
功廩令如額而止境內故有司夷常群行拾麥穗間
行革竊及是耀州以變告廩部署兵衆而遣使撫諭
戕數人變遂定飭州縣嚴保甲與之約拾麥毋挾兵
器儕偶不得至十人諸回感泣受命平涼慶陽延安
臨兆鞏昌大饑廩請盡發陝土積貯遣官分賑災重
者貸存留正課一并蠲蠲起運者于是免輸銀十八
萬有奇皆代以內帑十一年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浙
江先是以賞迄北貢使令歲增造綵幣二千廩言此

不當獨累浙人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奏
除馬站運銀又請減上供織造不許戶部助為之言
乃勅工部稍濟其費沿海防倭卒多以偽級冒功廩
下教嚴禁一日邏卒獲倭船數十祭之皆漁舟也解
縱之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
侍郎以官卒贈尚書廩初從歐陽德鄒守並游制行
醇謹故所至有立

賈三近字德脩崑崙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上疏曰臣聞攘外必先安內
安內之本在休養百姓加意守土之臣今四方民力

竭其九邊將士終歲枕戈中原山海寇盜迭起加以
歲惡艱食轉徙流離言之慘痛誠于此時蠲煩去苛
休息安養猶可以繫人心培國命令之仕者乃相率
以建立為能安靜為拙託辭通變銳意更張兵方銷
而復招官甫裁而更設均丈土田更革郵傳以至徭
役稅糧並多變易文牒旁午訟訴紛紜田里小民不
得一日自佚夫以愁苦之人加以煩苛之政胥有索
足每不相聊是以強者事劫致弱者轉溝壑民生日
蹙坐貼危亡譬諸疇羸之人又朝暮操而持之如之
何不痾且殆也臣以為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

甚而已誠能止弊除害則雖因今之法而有餘弊不能止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今廟堂之令不信于郡縣郡縣之令不信于小民如蠲租矣而催科愈急賑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君門萬里孰從奔懇哉事屬有司既不可自專而監司復弗能上請即請之亦不能減正額之輸而至于上供之須邊疆之費雖欲損毛釐而不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今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故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于苛察撫字之念日奪于征輸民安得不窮而國安得無事乎

乞職所在有司務守法省事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
夕之功失博大之體則安內攘外兼舉之矣已復疏
言適者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
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
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低昂一分
殿最頓異是以為舉人者非革顛竊齒不就選又或
表足毀棠息心仕進徒使壯者老者死耳夫州縣
數多僻壤遐陬甲科安能徧及鄉舉之內豈乏才良
宜令勉就足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中
出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戶科

都給事中萬曆元年正月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
姻連黃緣得鎮湖廣三近言國家于勲臣無點陟升
降其居職不稱者獨有革任奪祿而已王謨昔附權
門不勝垢穢退閒未久謀督京營京營隳績謀督漕
運漕運債事勒停歲祿若更令總戎別他日貪黷橫
恣何憚不為乃寢前命又劾禮部侍郎汪鏜不堪典
成均鏜乞罷不許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以
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黃蠟歲
二萬五千三近等又抗疏諫皆不從時方海運多虞
舟三近言向者不得已始議海運今漕渠已通奈何

舍場就險乃罷之肅王緒燼隆慶間厚賄內侍陳洪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復賣緣請復莊田三近再疏論奏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為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言地有肥磽其素號凋敝者宜量減一分詔從其言明年二月中官溫恭以庫藏不充請天下關稅鹽課俱輸內庫三近爭之言課稅本以饒邊今者屯田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而已苟歸之內帑使登陴乘障之士升斗弗給豈不誤邊計哉議遂寢時張居正當國言官論事皆先白三近曰吾不能以天子耳目臣為相門白事吏居正意不悅然無以難

也三年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四年畿輔大饑疏請賑貸既得報遂停一切徵輸發倉庾計口授粟且遍設粥廠日食男女二十二萬人隣境流至者別具食道上哺之遠近胥悅明年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二十年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力辭不許方治裝而疽發遂卒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遣吏輒假用間招降以幸功賞彥言議招逆黨為中國適亡殺耳乃

欲以此招漢北敵人可乎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猶
稱亂一旦降人之不可處內地明矣宜一切報罷毋
滋邊釁從之十年以工科左給事中閻觀陝西四鎮
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詔並施行尋進戶科都給
事中先是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千餘頃總
督高文薦請三年徵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
制也况二鎮地多沙磧未必盡可耕耘奈何定為永
額使初集流庸復懷去志遂除前令初有詔購金珠
已命停市以其直五萬輸內庫彥奏此非額辦不當
虛外府以實內藏不聽尋上言陛下誠念國用艱難

當節財謹度藏富于民至于察吏之道惟在懲要獎廉不宜視催科盈縮用分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徵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于考成必重以敲朴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竭澤而漁其何以繼臣以為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胤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且勅諸司畫一毋或牴牾致乖政體十三年詔取黃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戶部言減其半不從

尋以度支不足請歲輸內庫帛四萬三千布十萬二千餘匹並徵直充戶部經費報可擢太常少卿十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荅于答叛苗憑險肆亂土官蒙詔不能制彥機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言獻大木被資及徵木無有為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訐彥于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以虛罔被論輒反噬是非輕撫臣乃輕朝廷也陛下赦勿治為幸己厚顧可用其言使並騎乎帝乃已明年改撫雲南諸土司嘗以襲職爭訐彥預飭所司簿錄其嫡庶長幼後遇告襲紛呶遂

絕是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統騰衝姚安二營兵往會子龍撫恤不均騰衝兵大譟賴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姚安兵素為子龍所厚驕不可馴給餉小緩遂大呼作亂鼓行至永昌城門盡閉復超大理抵瀾滄遇會城花楊林勢益猖獗官軍方相持而彥所調土漢兵亦集夾擊之斬首八十俘獲四百有奇脅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人不庭孟養車里二宣慰朝貢久絕至是遣使修貢彥請撫納之由是遠人復向化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十九年進兵都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明年日本瀕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

請效忠勤王本兵石星因建議令發兵直搗日本彥
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
議星執不從既而師亦不出其冬召拜戶部右侍郎
尋卒彥從同縣查鐸學早有志行既服官明習天下
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議定廟弟雍亦舉進士
歷廣東按察使官績亞于彥而學詣過之時稱二蕭
論曰尚鵬從儉諸人方伏處下僚卽矯然思有以自
見及其出東旋鉞入佐廟廊并足以宣猷而布化故
行事往往多可紀顧其時直諫不行朝多裨政而諸
人猶克舉其職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嗚呼國有人

馬斯中外類之矣